

010174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上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1988年10月·北京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十四册(序号19—32)。本书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上<25>、中<26>、下<27>三册)。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甦、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编审。

本书由王年一选编。

刘星星负责编辑工作。

徐胜华、郑又晨、刘星星具体经办承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一九六六年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 (1)
 (原件附件)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
 道路斗争大事记 (4)
-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节录)(1966年5月16日) (13)
 (附) 铁骨忠魂——罗瑞卿同志遭受林、江反革命集团陷害纪实 胡思升(13)
-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日上午) 林彪(16)
-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66年5月23日) (24)
- 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1966年5月24日) (24)
- 《解放军报》刊登《剝“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的编者按语(1966年5月27日) (25)
-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1966年5月28日) (26)
- 《人民日报》刊登《把资产阶级“权威”统统打倒 把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的编者按语(1966年5月31日) (27)
-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6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28)
- 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1966年6月2日) (30)
 (附)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出笼的 林浩基(32)
-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36)
- 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1966年6月2日) 《人民日报》社论(37)
- 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39)
- 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1966年6月3日) (39)
- 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1966年6月4日) 《人民日报》社论(39)
-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1966年5月、6月) (41)
-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1966年6月5日) 《人民日报》社论(41)
- 《北京日报》新编委会公告(1966年6月6日) (43)
-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1966年6月13日) (44)

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1966年6月15日) ……	(45)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1966年6月16日) ……	《人民日报》社论(46)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1966年6月20日) ……	《人民日报》社论(48)
中央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20日) ……	(49)
(附)从“六一八”事件和“黑帮大院”看聂元梓的反动面目 ……	余崇健(51)
中央批转《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	
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66年6月26日) ……	(5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通知(1966年7月2日) ……	(54)
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55)
中央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1966年7月20日) ……	(5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1966年7月24日) ……	(56)
康生在北师大关于“二月兵变”的讲话(节录)(1966年7月27日) ……	(58)
(附)“二月兵变”真相 ……	钱钢(59)
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1966年8月1日) ……	《人民日报》社论(60)
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1966年8月1日) ……	(62)
(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1966年6月24日) ……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63)
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1966年7月4日) ……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64)
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1966年7月27日) ……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红卫兵(65)
一个红卫兵发起者的自述 ……	(66)
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的通知(1966年8月2日) ……	(70)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 ……	毛泽东(70)
中央决定撤销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文件(1966年8月5日) ……	(70)
红卫兵紧急呼吁书(1966年8月6日) ……	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7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过) ……	(72)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決定	
(1966年8月12日通过) ……	(77)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通过) ……	(77)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	毛泽东(81)
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2日) ……	林彪(8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8月13日) ……	林彪(82)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8月14日) ……	(85)
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节录)(1966年8月18日) ……	(86)
林彪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8日) ……	(88)
周恩来在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18日) ……	(89)
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1966年8月21日) ……	(90)

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966年8月22日)	(9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 风俗习惯(1966年8月22日)	(92)
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	《人民日报》社论(93)
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1966年8月23日)	《人民日报》社论(94)
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1966年8月24日)	(95)
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 (1966年8月25日)	(97)
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1966年8月26日)	(100)
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1966年8月27日)	(102)
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1966年8月29日)	《人民日报》社论(105)
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1966年8月30日)	(107)
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31日)	(107)
周恩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8月31日)	(10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 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1966年9月2日)	(110)
用文斗、不用武斗(1966年9月5日)	《人民日报》社论(1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 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1966年9月5日)	(1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 (1966年9月8日)	(11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1966年9月14日)	(114)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66年9月14日)	(114)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5日)	(115)
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5日)	(117)
红卫兵赞(1966年9月17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118)
掌握斗争的大方向(1966年9月17日)	《红旗》杂志社论(120)
林彪关于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指示(1966年9月18日)	(122)
中共中央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的通知(1966年9月18日)	(125)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通知(1966年9月22日)	(125)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 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1966年9月24日)	(126)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1日)	(127)
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1966年10月1日)	《红旗》杂志社论(129)
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966年10月5日)	(13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年10月16日)	陈伯达(133)
红卫兵不怕远征难(1966年10月22日)	《人民日报》社论(142)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林彪(143)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	毛泽东(15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1966年10月31日)	(152)
林彪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3日)	(153)
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66年11月13日)	(15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1966年11月16日)	(16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 (1966年11月16日)	(162)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重要通告(1966年11月20日)	(163)
中共中央给西北局、东北局并吉林省委的两封电报(1966年11月)	(164)
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了一千一百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节录) (1966年11月26日)	(164)
〔附〕“联动”事件始末	乔伊 徐粮雅(167)
陈毅、叶剑英在接见军队院校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9日)	(175)
周恩来给吉林师大红卫兵组织的一封信(1966年11月30日)	(18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中党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 (1966年12月1日)	(180)
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 (1966年12月3日)	(181)
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	(182)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13日)	王力 贾一学 李鑫(183)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供讨论和试行用) (1966年12月15日)	(189)
《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年12月16日)	林彪(190)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部分代表时的讲话 (1966年12月26日)	(191)
毛泽东、林彪关于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1966年12月27日、29日)	(19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色海洋”的通知(1966年12月30日)	(19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 (1966年12月31日)	(195)

一九六七年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196)
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1967年1月1日)	姚文元(203)
中共中央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1967年1月3日)	(221)
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时的讲话(1967年1月4日)	(222)
〔附〕陶铸同志被打下台的真相	宋琼(222)
陶铸生命的最后四十三天	徐子芳(227)
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告上海市人民书(1967年1月4日)	(231)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1967年1月4日)	(233)
《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告读者书(1967年1月5日)	(234)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1967年1月6日)	《文汇报》社论(236)
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节录)(1967年1月8日)	(238)
《人民日报》转载《抓革命，促生产 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告上海市人民书》的编者按语(1967年1月9日)	(239)
王力在新华社的讲话(1967年1月9日)	(240)
紧急通告(1967年1月9日)	(24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 贺电(1967年1月11日)	(24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	(245)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	(245)
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	(24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1967年1月13日)	(247)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1967年1月14日)	(248)
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	(250)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967年1月16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251)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7年1月17日)	(25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粮食、物资仓库和监狱等问题的规定 (1967年1月19日)	(254)
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1967年1月22日)	《人民日报》社论(255)
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第一号通令(1967年1月22日)	(25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 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1967年1月23日)	(258)
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补充指示(1967年1月23日)	(259)
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1967年1月25日)	《人民日报》社论(259)
中共中央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1967年1月25日)	(261)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1967年1月26日)	(261)
中央军委命令(1967年1月28日)	(262)
中央军委重申军区文化大革命分期分批进行的指示(1967年1月28日)	(263)
西南的春雷(1967年2月1日)	《人民日报》社论(263)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刊登《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 的编者按语(1967年2月)	(264)
东北的新曙光(1967年2月2日)	《人民日报》社论(26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 (1967年2月3日)	(267)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1967年2月3日)	《红旗》杂志社论(268)
上海人民公社今日宣告成立(1967年2月5日)	(273)

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2月5日)	(273)
上海人民公社宣告成立(节录)(1967年2月5日)	(277)
(附) 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	金春明(279)
中央军委转发福建前线部队公告(1967年2月6日)	(288)
中央军委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1967年2月8日)	(289)
《人民日报》发表《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编者按语 (1967年2月10日)	(289)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1967年2月11日)	(290)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 (1967年2月11日)	(291)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1967年2月12日)	(292)
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党籍处理问题的通知(1967年2月12日)	(292)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1967年2月16日)	(293)
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	布日(294)
(附) 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	纪希晨(295)
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	宋琼 孙浩刚 邵一海(30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紧急通告(1967年2月17日)	(31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 (1967年2月17日)	(31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 (1967年2月17日)	(313)
中共中央关于文艺团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供讨论和试行用) (1967年2月17日)	(314)
中共中央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作组问题的通知(1967年2月17日)	(315)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1967年2月17)	(315)
中央军委重申切实执行军委二月八日通知(1967年2月18日)	(316)
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导问题的通知(1967年2月19日)	(316)
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1967年2月20日)	(317)
中共中央通知(1967年2月21日)	(317)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1967年2月23日)	(318)
关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定(1967年2月23日)	(319)
总政治部关于工作组的干部回原单位不再作检查的规定(1967年2月24日)	(320)
张春桥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1967年2月24日)	(320)
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的补充规定 (1967年2月27日)	(326)
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节录)(1967年3月1日)	《红旗》杂志社论(326)
推荐两篇好文章(1967年3月1日)	《红旗》杂志社论(32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劝阻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自发赴越援越 抗美的通知(1967年3月3日)	(329)

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	
(1967年3月7日)	(330)
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节录)(1967年3月7日)	《人民日报》社论(331)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在春耕期间不要夺权的通知	
(1967年3月7日)	(332)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	
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1967年3月8日)	(333)
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意)(1967年3月9—10日)	(333)
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大意)(1967年3月10日)	(339)
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等支左支农、工业问题的通知	
(1967年3月10日)	(343)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问题(1967年3月11日)	(344)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出狱问题材料的批示	
(1967年3月16日)	(344)
(附)天地有正气(节录)	熊怀济(345)
身处逆境的岁月——忆闻天(节录)	刘英(349)
须待历史证明的话(节录)	安黎等(350)
血的教训(节录)	方志纯(351)
历史不容忘记(节录)	肖荻(353)
中共中央转发对需要实行军事管制的厂矿的布告(1967年3月16日)	(356)
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1967年3月16日)	(357)
中共中央通知(1967年3月17日)	(358)
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1967年3月18日)	(358)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三月十八日的布告(1967年3月18日)	(359)
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1967年3月19日)	(361)
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1967年3月19日)	(361)
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	
(1967年3月20日)	(362)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20日)	(36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1967年3月24日)	(371)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1967年3月27日)	(372)
论革命的“三结合”(1967年3月30日)	《红旗》杂志社论(373)
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	
(1967年3月30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376)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1967年3月30日)	戚本禹(377)
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1967年4月1日)	(389)
中央军委命令(1967年4月6日)	(39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播放林彪讲话录音的通知	

(1967年4月7日)	(391)
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1967年4月8日)	《人民日报》社论(391)
批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67年4月8日)	《光明日报》社论(394)
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1967年4月9日)	《文汇报》社论(396)
为人民立新功(节录)(1967年4月12日)	江青(397)
陈伯达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意)(1967年4月12日)	(400)
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意)(1967年4月13日)	(409)
张春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大意)(1967年4月14日)	(421)
历史的铁证(1967年4月15日)	《解放军报》评论员(427)
(附)重读刘少奇同志的《天津讲话》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理论研究室(429)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节录)(1967年4月20日)	(433)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1967年4月20日)	(435)
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438)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4月20日)	(44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通知(1967年4月20日)	(445)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讲话的批语(1967年4月24日)	(445)
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节录)(1967年4月30日)	(445)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1967年5月7日)	(446)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1967年5月8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448)
(附)正气磅礴 大义凛然(节录)	吴黎平(453)
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节录)	邓力群(455)
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节录)(1967年5月8日)	《红旗》杂志社论(458)
中共中央通知(1967年5月11日)	(459)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	
(1967年5月12日)	(460)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广州军区、湖南省军区报告时的批语	
(1967年5月14日)	(46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知(1967年5月14日)	(461)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组织的报刊宣传的意见(1967年5月14日)	(462)
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	
(1967年5月14日)	(463)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1967年5月14日)	(464)
中共中央通知(1967年5月17日)	(464)
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465)
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	
(1967年5月19日、1968年1月16日)	(468)
(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问题的真相	周恩来文集编辑组(473)
“伍豪事件”的前前后后	(476)
学习《伟大的历史文件》的一个资料(节录)(1967年5月20日)	(480)

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节录)(1967年5月27日)	《红旗》杂志社论(48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部(委)实行 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1967年5月28日)	(484)
中央军委、军委文革小组关于目前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5月29日)	(48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 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1967年5月31日)	(487)
大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节录)(1967年5月31日)	《解放军报》社论(48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 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1967年6月1日)	(488)
中国的大革命和苏联的大悲剧(1967年6月4日)	《人民日报》观察家(48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1967年6月6日)	(492)
林彪观看驻京三军联合演出(1967年6月9日)	(493)
中央直属文艺系统联合斗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节录) (1967年6月10日)	(493)
林彪给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1967年6月16日)	(494)
《红旗》杂志转载《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的编者按语(1967年6月21日)	(49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 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试行草案) (1967年6月22日)	(496)
中共中央通知(1967年6月24日)	(496)
《解放军报》发表《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性质的当权派》的编者按语 (1967年6月24日)	(497)
《人民日报》转载《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编者按语 (1967年6月25日)	(498)
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1967年6月28日)	(499)
世界人民的大喜事——热烈欢呼《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 (1967年7月2日)	新华社短评(499)
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1967年7月13日)	(500)
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象问题的指示(1967年7月13日)	(501)
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时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1967年7月22日)	(501)
中共中央关于纪念“八一”建军节的通知(1967年7月26日)	(502)
中共中央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1967年7月26日)	(503)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公告(1967年7月26日)	(50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 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1967年7月27日)	(505)
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紧急通告(1967年7月31日)	(506)
(附) 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	陈再道(508)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节录)(1967年8月1日)	《红旗》杂志社论(525)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1967年8月5日)	《人民日报》社论(528)

谢富治关于砸烂公、检、法的讲话 (1967年8月7日)	(53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1967年8月10日)	(530)
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年8月10日)	(531)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 (1967年8月10日)	(532)
青海高原的凯歌 (1967年8月13日)	《人民日报》社论(53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 (1967年8月15日)	(535)
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967年8月15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 《人民日报》编辑部(536)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 (1967年8月17日)	《红旗》杂志社论(545)
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 (1967年8月17日)	《红旗》杂志社论(548)
〔附〕彭总之死	刘从礼(551)
《红旗》杂志发表《怒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投降主义 纲领》的编者按语 (1967年8月17日)	(553)
《红旗》杂志发表《彻底批判复辟资本主义的“三自一包”》的编者按语 (1967年8月17日)	(553)
《人民日报》转载《要大胆使用革命干部》的编者按语(1967年8月18日)	(554)
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 (1967年8月22日)	(555)
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 (节录) (1967年8月25日)	556)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 (1967年8月25日)	(558)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掀起拥军爱民运动的通知 (1967年8月29日)	(559)
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令 (1967年9月1日)	(56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 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1967年9月5日)	(561)
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9月5日)	(562)
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1967年9月6日)	《解放军报》社论(566)
《假四清 真复辟——关于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导演的桃园 大队“四清”情况的调查》的前言 (1967年9月6日)	(568)
评陶铸的两本书 (1967年9月8日)	姚文元(56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 冲击仓库, 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 (1967年9月13日)	(581)
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节录) (1967年9月17日)	《红旗》杂志社论(582)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动员在外地串连的学生立即返回原 单位的决定》(1967年9月23日)	(58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 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 (1967年9月23日)	(585)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取缔私设电窑、广播电	

台、报话机的命令 (1967年9月23日)	(585)
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 (节录) (1967年10月1日)	(586)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0月1日)	(587)
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 (1967年10月7日)	(589)
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7年10月12日)	《人民日报》社论(59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 的通知 (1967年10月14日)	(59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 (1967年10月17日)	(593)
中共中央批转林彪“八·九”重要讲话 (1967年10月19日)	(594)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1967年10月21日)	(598)
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问题的规定 (1967年10月26日)	(600)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 生活的批示 (1967年10月27日)	(600)
《解放军报》发表《一切行动听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的编者按语 (1967年10月29日)	(601)
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1967年11月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601)
林彪在首都人民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6日)	(603)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967年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606)
〔附〕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 (节录)	龚育之(61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 员会筹备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修改规定 (1967年11月7日)	(617)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1967年11月12日)	(618)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江青在北京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13日)	(61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 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967年11月14日)	(622)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针织总厂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八三四一部队关于该厂 问题的报告 (1967年11月17日)	(62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 (1967年11月18日)	(624)
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7年11月23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625)
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7年11月27日)	(634)
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 (1967年11月27日)	(636)
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 (1967年12月1日)	(63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	

全的通令 (1967年12月2日)	(639)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 反派的通知 (1967年12月2日)	(640)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1967年12月2日)	(64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 (1967年12月4日)	(642)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 《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通知 (1967年12月7日)	(643)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1967年12月16日)	(644)
北京针织总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体现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战略 部署的典范 (节录) (1967年12月17日)	(645)
毛主席关于绝对权威的批示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通知 (1967年12月17日)	(646)
《毛泽东选集》今年出版八千万部 (节录) (1967年12月25日)	(647)
中央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7年12月30日)	(64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通 知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

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的。

(七) 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 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 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 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可以连同中央今年二月十二日发出的错误文件，发到县委、文化机关党委和军队团级党委，请他们展开讨论，究竟那一个文件是错误的，那一个文件是正确的，他们自己的认识如何，有那些成绩，有那些错误。

(原载 1967 年 5 月 17 日《人民日报》)

(原件附件) 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 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一九六五年九月至十月间

毛主席早就觉察到吴晗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主席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有各大区同志参加），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问彭真同志，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彭真同志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这件事直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以前，彭真同志对康生等同志都没有说过。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在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毛主席。他还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还用“错误人人有份”的口号来打击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

两天后，陆定一同志也在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大反斯大林。

十一月十日

上海市委根据毛主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加紧准备了批判吴晗的文章。《文汇报》于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指出，《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毒草。

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

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

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都转载了姚文。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各报刊，在十八天内，都未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各报刊多次请示是否可以转载，彭真同志和中宣部都不让转载。彭真同志还在许多场合，责备上海市委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

姚文发表后，《北京日报》社长范瑾同志曾两次询问《文汇报》负责同志，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上海市委因北京各报都不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姚文印成单行本。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大多数地方都有复电。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复，电话询问也不表示意见，直到二十九日，才复电同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有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等同志参加。彭真同志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同志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十一月二十九日

《文汇报》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开展《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

《解放军报》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十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文。编者按语按照彭真同志的意见，只把这个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且强调“即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同志文章。按语的最后一段，引用毛主席的话，指出对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要进行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加的。

十二月二日

《光明日报》转载姚文，比《北京日报》迟了三天。这是根据姚溱同志转达的彭真同志的意见，说不能同时转载，以免震动太大。

十二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报道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登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按发表先后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登在前面。彭真同志对此极为不满。

十二月八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评了以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的历史观，但没有指名。

十二月十二日

《北京日报》、《前线》发表邓拓的文章，署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企图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篇

文章是在彭真同志亲自指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同志亲自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同志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直接向吴晗示意，给他撑腰，要他坚持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的资产阶级立场。

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骂娘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同志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同志立刻辩解，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掩盖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同志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谈话后，彭真同志故意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还造谣说，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彭真同志造的这个谣，在许多场合散布过。

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上海市委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情况，谈到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彭真同志未置可否。他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彭真同志讲了所谓的“放”的方针，还说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彭真同志批评上海转载北京各报按语不该把《解放军报》按语放在第一篇，应当把《北京日报》的按语放头一篇。彭真同志还说：吴晗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反右派斗争时都是左派，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

《北京日报》发表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这篇文章是假检讨，真反攻。他为了辩解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提出了《海瑞罢官》是在《论海瑞》一文的基础上写的，而《论海瑞》是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吴晗的《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这就自己暴露了自己的要害。《北京日报》急忙发表，却不加按语，实际上是对吴晗的支持。这是彭真同志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还要《人民日报》转载。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题为《〈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篇文章关于“清官”问题的观点是很错误的。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转载了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这个按语没有一句话

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实质。这是彭真同志决定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同志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同志三十多人参加的会议。首先由胡绳同志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他在传达时，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彭真同志讲话强调要所谓“放”，说扯得越宽越好。他批评《解放军报》的按语中指出吴晗《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妨碍了放”。他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他还攻击上海，说他们只批评《海瑞罢官》，而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评到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的创作，是周扬同志亲自向上海京剧院布置的。

陆定一同志在会上攻击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他还说，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他还在其他场合说，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好了。陆定一同志的基本观点，同彭真同志是一致的。

一月六日

上海市委发出《关于讨论〈海瑞官罢〉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重视这场大辩论，加强领导。八日，召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要求发动全党，工农兵群众参加讨论，从大辩论中提高认识，培养队伍。

一月八日

姚溱同志把一九六二年《宣教动态》八十八期刊登的庆云（即关锋）的一篇杂文《从陈贾说起》，送给彭真同志，为彭真同志整关锋同志提供材料。

一月九日

彭真同志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故意隐瞒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刊登思彤（即王若水）的文章，题为《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这篇文章提到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这篇文章发表几天以后，许立群同志责问，为什么要讲庐山会议和要害问题？

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

关锋同志和戚本禹同志的两篇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文章写成。这两篇文章都送给了中宣部，一直被他们压着。

一月十七日

许立群同志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六个编辑部的同志开会。他在会上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他强调要“放”，把“放”同讲要害问题对立起来。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在这个会上，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的同志说，根据市委的意见，他们不打算再发表批评吴晗的文章，只准备将来转载带结论性的文章。

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七日

戚本禹同志打电话问许立群同志，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同志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同志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送给彭真同志审查，彭真同志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一月三十一日

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马上把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送给他。许立群同志立即送去了。

二月二日

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邀请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的若干问题，开始进行座谈。

二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会上发了七个攻击左派、包庇右派的材料。

会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

一种以彭真同志为代表，他们大肆攻击关锋等左派同志。彭真同志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他还说，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彭真同志还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和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同志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同志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象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又大反斯大林一通。

另一种意见以康生同志为代表，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关锋等左派同志，依靠他们组织我们的学术批判队伍，要把斗争的锋芒针对吴晗，要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阶级斗争背景来谈。康生同志批评许立群同志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

会后，彭真同志要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起草“汇报提纲”。

二月四日

许立群同志和姚溱同志，根据彭真同志自己的意见，在钓鱼台关起门来制造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在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吴冷西两位同志也严密封锁，不透露一点消息。

二月五日

政治局常委开会。临开会前，彭真同志把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送给常委。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在会上，叫不是“五人小组”成员的许立群同志口头汇报情况，彭真同志插了一些话，没有读“提纲”，没有提出“提纲”中的关键问题请常委讨论，也没有说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给全党。

二月八日

彭真等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彭真同志采取了欺骗常委的同样手法，叫许立群同志向毛主席汇报，然后彭真同志说了一些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的意见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一向认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同庐山会议，同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的。这次，毛主席又当面问了彭真同志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同志事后却故意歪曲，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同志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他认为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

没有结论，他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地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也就戳穿了彭真同志假造说毛主席主张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的话，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当彭真同志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的时候，毛主席立刻反驳，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谈”。当许立群同志攻击关锋同志的杂文时，毛主席明确地顶了回去，说：“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我早就看过，还不错。”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说明毛主席是不赞成这个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但是，彭真同志根本不理睬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搞了一个中央的批语，把这个“提纲”变成了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同志竟然用欺骗手法，打电话告诉常委同志，说文件已经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彭真同志对上海市委的同志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上海市委的同志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还需要研究。十三日，彭真同志指定胡绳同志同张春桥同志谈话。胡绳同志说，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并且硬说是毛主席的意见。胡绳同志说，这是彭真同志要他这样讲的。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同志传达“汇报提纲”。他们根本不传达毛主席反对他们收集左派材料、反对对左派进行“整风”、反对他们要仓促做政治结论的指示，讲了一套同毛主席指示完全对立的错误意见。他们继续包庇吴晗，不准讲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不准把《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他们对抗毛主席的保护左派、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继续打击左派，把锋芒对着左派。

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被指定为第一小组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正在讨论的时候，彭真同志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同志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同志在临走前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一日

在许立群同志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月二日

《红旗》发表尹达同志的文章，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

北京市委叫吴晗当了四清工作队员，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怕暴露是吴晗，化名为“老李”。

三月十一日

许立群同志向彭真同志汇报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同志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第一，学阀没有具体指是什么

人，是阿 Q，谁头上有疮疤就是谁。第二，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在讲这两点的时候，彭真同志又怒气冲冲地说，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三月十二日

《光明日报》发表穆欣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评〈赛金花〉剧本的反动倾向》。这篇文章，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又四个月。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讲了话。讲话中指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青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题目是《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同志谈了两次话，然后又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了一次话，批评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指出这个提纲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提出，扣押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阉”。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要求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批评彭真同志、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对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叫许立群同志给杨永直同志打电话的问题，毛主席要彭真同志向上海市委道歉。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三月三十一日

康生同志向周恩来同志和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同志说，他没有包庇吴晗，只是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他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

四月一日

彭真同志在深夜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获秋同志打了两次电话，不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上海市委道歉，而是编造一套谎言，抵赖和掩饰自己的错误，推卸责任。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

彭真同志向毛主席作了简单空洞的表示，没有任何具体内容，只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错误和缺点”。他强调所谓“这一方面”，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题目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总政治部刘志坚同志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于三月三十一日，代中央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起草了一个批语。这个批语送给彭真同志后，刘志坚同志感到太一般化，于四月三日又代中央起草了第二个批语，增加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重要性，毛主席一向十分重视文化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文艺思想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向等重要内容。新的批语于四月四日送给彭真同志，被他压下了，没有采用。

四月三日

彭真同志召开北京市委常委，掩饰自己的错误，继续包庇邓拓，布置对抗中央。

四月五日

彭真同志召集十几个人开会，他在会上说：他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他说，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他还说，他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出几个吴晗来，结果是幻想。他还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林杰同志的文章，题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这篇文章也被彭真、许立群同志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七日

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在中央尚未正式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之前，全面地删削了《纪要》的内容，并且作了严重的歪曲，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彭真同志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夸耀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却继续顽固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

一次批语已经撤销，另换了一个新的批语)。

四月十日到十五日

彭真同志连续召集北京市委常委开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用假积极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错误。

彭真同志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北京市委的同志传阅，这是违背党的纪律的。

四月十六日

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同志的错误，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

四月十六日

在彭真同志直接指挥下，北京市委在《北京日报》上，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的材料，并且加了一个《北京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语。这个毫无自我批评、别有用心、内容和分寸，都是彭真同志具体规定，并且由他最后定稿，下令在十六日见报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总社当天广播了这个按语。当晚新华社总社通知撤销。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四月十九日

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四月二十四日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中央的《通知》草稿，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五月四日

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同志的错误问题。

五月四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九日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一批材料：《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五月十日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

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

五月十一日

《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五月十四日

《人民日报》发表林杰同志的文章：《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节录）^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三十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

〔附〕 铁骨忠魂——罗瑞卿同志遭受林、江反革命集团陷害纪实

《人民日报》记者 胡思升

“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罗瑞卿同志在遭受屈辱和不幸时写下这样的诗句，绝不是偶然的。

第二审判庭审理林彪、叶群、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康生、谢富治串通一起，陷害罗瑞卿一案时所揭示的桩桩事实，使不了解真相的人们第一次接触到当时来势汹汹的“遮天云”，也使一向敬重罗瑞卿同志的人们更懂得将军忠于人民的赤子之心。

^① 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乌云袭来

当陷害的乌云开始向罗瑞卿同志袭来的1965年，这位一生戎马倥偬的将军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显然，这是林彪篡军夺权所必须逾越的重要障碍。林彪一伙开始了软硬兼施的试探。罗总长面临着考验：要么向林彪投靠，这样虽可以暂时保留个人的名位，但却上了贼船；要么坚守党托付的阵地，卫护必须卫护的原则，这就会成为奸臣的眼中钉。二者必居其一。

忠贞的将军迈出了勇敢的步伐。他不同意林彪“突出政治”的提法。一支军队，不着重抓军事，还算什么军队？！他不同意林彪“最高最活”和“顶峰”的说法。难道有“次高次活”？有了“顶峰”，都到顶了，思想怎么发展？！等等，等等。

矛盾激化了。林彪，还有那个叶群，下决心除掉罗瑞卿，为夺取全部军权扫清道路。

吴法宪上贼船

整人，需要打手。整倒罗瑞卿，需要职位高的打手。林彪、叶群看中了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员。

由于林彪的地位当时还没有后来充当“副统帅”那样显赫，叶群怕吴法宪临阵动摇，施展了软硬两手。

先是硬的一手。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这是明显的示意、出题目。接着又说：“林总讲，你是跟罗长子（注：指罗瑞卿），还是跟林总？”

听话听音。吴法宪以为正在高升的林彪对他不完全信得过，马上表忠心：“我当然是跟林总。跟罗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还有软的一手。

叶群又告诉吴法宪：“林总已经把你的级别由六级调升至五级。”

此时此刻，吴法宪已经心甘情愿地上了林彪的贼船，不惜要踩着罗瑞卿同志的躯体往权力的顶峰攀登。

死无对证的“四条”

两个人谈话，一个人后来死去，谈话的内容就死无对证了。叶群就利用这个死无对证，做了一篇狠毒的陷害文章。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和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刘亚楼（前空军司令员）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内容是：

- 一、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要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
- 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
- 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
- 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

明眼人一听便知，林彪是当时的国防部长，如果罗瑞卿真的讲了这四条，那就确有伸手夺军权之意。

叶群叫吴法宪拿这“四条”去放一颗“原子弹”。

吴法宪遵命，从1965年底到1966年3月，发了两次言，写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罗瑞卿讲了“四条”，因而“充分说明罗瑞卿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对吴法宪的揭发没有表态。有人提出怀疑，说这是死无对证啊！因为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

连 环 的 伪 证

愚蠢的吴法宪有点慌了手脚。叶群出主意，叫吴法宪去逼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作证。

翟云英正因失去丈夫处在恍惚之中，表示没有听说所谓“四条”；在胁迫之下，据说只承认她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四个指头。吴法宪捞住这根稻草，叫秘书代翟云英写了个证明，由吴法宪同翟一起签名上送。

叶群怕露了马脚，同吴法宪统一口径说：如果有人问起翟云英为何和吴法宪一起写证明，就说翟经常去罗瑞卿家，现在罗出了问题，告诉了她，才写的。

叶群编造了伪证，又编造了伪证的伪证。

她还推出旁证，授意李作鹏也凭空诬告罗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阴谋活动，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等。

如此严重的诬陷、造谣和诽谤，象一盆盆污水向将军泼来。有口难辩，遭到暗算而无法还手的冤屈和痛楚使将军难以自制。

人 身 的 摧 残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同志安排到空军总医院，妥加保护。

吴法宪马上密报叶群。叶群答复说：“不行！你反对罗瑞卿，你又包藏罗瑞卿，你怎么交代？”吴法宪于是寻找各种借口，一会儿说空军总医院没有合适的房子，一会儿说医院靠近公路不安全，欺骗周总理，拖延时间。就这样，轮番的批斗，人格的侮辱，肉体的摧残，无休止地冲击着罗瑞卿同志。

康生、谢富治也煽风点火，公开宣称罗瑞卿“里通外国”，是“内奸”，还是“假党员”。

狂风暴雨，越发坚定了罗瑞卿同志同混在党内的敌人作韧性斗争的信念。“要活下去”，才能使党和人民“知我心”，才能看到驱散“遮天云”之后的日出。越是有人盼他快快死去，罗瑞卿同志越觉得他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为了这个目的，1968年6月，罗瑞卿同志要求在腿部动手术。8月3日，罗瑞卿专案组把这一要求上报叶群、江青、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五个人。

8月4日上午，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罗瑞卿动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林彪说，罗瑞卿现在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来。……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

推迟动手术，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威胁。

将军左腿上的伤口化脓，不肯愈合。“你说吧，你篡军反党，你组织反党集团，你勾结特务，说了，就给你治腿，就让你舒服”。

将军用沉默代替回答。

一天24个小时，把将军拖出来，拖进去，车轮战，精神战，都用上了。他日益虚弱的

身体发高烧，半夜里拖着双腿、扶着墙上厕所，看守嫌动作慢，又推了一把，将军跌倒在水泥地上，大腿骨跌断了。

不得不动手术了。在手术台上，原来可以接好的股骨头被摘除了，这样，将军的左腿失去了安装假肢的可能。魔鬼们是多么害怕将军挺直地站立起来啊！

谁 笑 到 最 后

盛极一时的株连危及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她的父母和她的7个孩子。

郝治平，16岁投奔延安，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深重的冤屈。1966年下半年被关进监牢，在狱整整6年。

1968年初，农历年三十夜，罗瑞卿的儿子罗宇，也被抓走坐牢，一坐就是5个春夏秋冬，其他的子女，也受尽了各种折磨、侮辱和艰辛。

1973年底，罗瑞卿同志初步获得人身自由之后，曾对子女说：“一个共产党员，这么多年不能为党工作，还要受人无端的打击和诬陷，内心是太痛苦了。这些年，我已经几乎不会笑了……。”

历史有情。如果将军九泉有知，今天听到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们绳之以法的讯息，定会浮现出美好、宽慰的笑容！

唯一使人难以平静的是，将军的劫后余生，结束得过早了！

铁骨忠魂啊，罗瑞卿将军！异乎寻常的考验表明，您是同林彪、江青这伙窃国大盗作斗争的坚定战士。

(原载1980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上午)

林 彪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镇压。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镇压。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一九六〇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